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叁冊目錄

騷筏一卷〔清〕賀貽孫撰

一

楚辭新註求確六卷〔清〕胡濬源撰

二三

屈子正音三卷〔清〕方績撰

一一五

屈宋方言攷一卷〔清〕李翹撰

一四九

楚辭叶韻攷四卷附一卷〔清〕徐天璋撰

一六五

最樂堂文集六卷〔清〕喬光烈撰

二〇七

樂賢堂詩鈔三卷〔清〕德保撰

三五—

邈雲樓集六種十一卷〔清〕楊鸞撰

四三七

舊雨草堂詩八卷詩餘一卷〔清〕董元度撰

〔清〕賀貽孫撰

騷
筏
一
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勅書樓刻本

道光丙午重鐫

永新賀子翼先生著

騷筏

勅書樓藏板

騷筏

永新賀貽孫子翼父著

族弟雲徽補葺父訂

東坡教人作詩云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此語甚妙但國風曲折深于三百篇者能言之而離騷則鮮有疏其曲折者余故將離騷及諸楚辭一併拈出倘由吾言以學詩則知屈宋與漢唐詩人相去不遠也聊次于左

離騷經

騷筏

離騷開首云朕皇考曰伯庸即子長所謂人窮及本也未有知有君不知有父者竭智盡忠不過求無媿於皇考而已況庚寅吾以降天既授我以剛德而父復命我以正則乎若曰吾非不知爲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所爲可以保祿而固寵但保祿而固寵是叛父也是違天也不敢叛父不敢違天是以不敢欺君誤國云爾即此數行真實語是離騷一篇本領是屈子一生本領近世假人僥倖說不來剽竊說不去

汨余若將弗及兮六句自傷易老讀之惕然忽接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以草木自喻以美人指懷王蓋自傷

未既忽傷美人。謂吾老。君亦將老矣。不獨情意悽惻。而轉圜映帶之妙。不啻駿馬驀潤。至後而求虛妃。求有娥。求二姚。歸咎于理弱媒拙。閨中遠遠。則明明以美人況懷王矣。而云指九天以爲正。夫惟靈修之故也。靈修婦人悅其夫之稱。既以美人況君。又以靈修況君者。親軀之至也。其自擬曰蘭。曰蕙。曰椒。曰桂。曰芙蓉。曰木蘭。曰秋菊。曰薜荔。曰胡繩。非所謂其志潔其稱物芳者耶。而曰荃不揆予之中情。則又以芳草況懷王矣。既以芳草自況。又以芳草況君者。愛慕之至也。反覆纏綿。顛之倒之。無往不妙。

騷後

二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偷樂二字寫盡小人情狀。蓋小人亦非有意誤君。但其識量不遠。惟知目前快意。後日皇輿敗績。禍國禍身。所不及計。不獨幽昧險隘。從偷樂而生。而怨已量人亦偷樂之所必至也。蓋偷樂則必怨已。謂吾所爲者。苟如是斯可矣。吾何以異于人哉。偷樂則必量人。謂人所爲者。不過如是斯已矣。人何以異于吾哉。千古小人皆從不好名不立異。班庸人做去。被屈子無意描出。不覺失笑。後面固世俗之工巧兮。倘繩墨而改錯。世俗之人。即庸人所謂黨人也。黨人無遠識。而有小慧。初不過偷樂而已。偷樂既久。

工巧遂出。謠諑善淫。險絕亦復巧絕。淫女以貞女爲淫。邪人以正人爲邪。偏是淫邪。人以此伎倆。能令聽說者易疑。又易信。能令愛說者不敢辯。又不能辭。此其所以爲工巧也。下文委厥美以從俗。既干進而務入。從俗是中士荏根。務入二字形容奔競人尤刻毒。然此種變態。無非爲偷樂所誤。可見當時賢者皆爲偷樂喪其生平。又不獨小人也。篇中穿插呼應。如草線灰蛇。令讀者不測。

變與不變二意。是通篇杜于大凡君子所以成其爲君子。不過好修好修。故不變。小人所以成其爲小人。不過偷樂偷樂。故

騷後

三

易變。蓋小人未嘗不慕爲君子。但以偷樂故。畏禍畏死。漸度變易。至于爲小人。而不自覺耳。倘繩墨而改錯。背規矩而追曲。未嘗不知有繩墨規矩也。因畏禍畏死。遂變而改錯。追曲耳。又有一輩賢者。初入朝端。風裁可觀。一經懲創。遂爾委蛇。於是蘭芷變而不芳矣。荃蕙化而爲茅矣。蘭既難恃。椒亦專佞。以至揚車江離。盡沫芬非。蕭艾芳草。無不漸靡。平日慷慨自命。至此盡逐矣。然豈賢者初心哉。故如曰時續紛以變易。既又曰孰能無變化。變化二字。如此用極奇。此段文字。淋漓痛快。最妙在舍蕭艾而獨責芳草。謂賢者且變。則小人可

知矣。非怨蕭艾也。其責芳草乃所以深罪蕭艾耳。又曰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謂大賢且變則小賢又勿論矣。非怨揭車與江離也。怨揭車與江離乃所以重惜椒蘭耳。寬一步愈緊一步。文情甚裕。文氣甚厚。至於君子則始終好脩而已。曰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嘗。又曰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屈子一生至性過人多。憂少樂所樂者。惟好脩而已。即小人所害我者。亦不過此好脩而已。然吾自樂此。豈以害我而變其常哉。故又曰亦吾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未悔。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所可懲。曰貼予

騷

四

身而危死兮。覽予初其猶未悔。曰芳菲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反覆言之。無非此不變二字。不變是屈子一生擲柄亦是千古忠臣擲柄。不變則好脩之事畢矣。不獨屈子自處不變。又望吾君以不變。故其責懷王曰。羌中道而改路。曰後悔遁而有他。曰傷靈修之數化。即此三語。可痛可哭。可見庸主未嘗無一日之明。但易變耳。惟其易變。所以爲庸也。蓋小人偷樂亦以偷樂誘吾君。君子好脩亦以好修導吾君。好脩常也。偷樂變也。變不可以勝常。是故小人之變有窮。而君子之不變無窮也。若其行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愈斷愈續。愈

亂愈整。方續方斷。方整方亂。惟漢人五言古。能得其法。魏晉以下。知者鮮矣。

芳草之不幸也。始則爲小人所擯。而不已。則爲小人所笑。笑而不已。則遂爲小人所利用矣。至爲小人所利用。豈復有芳草哉。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畹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此數語。即本傳所謂屈原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也。蓋一君子用事。必援引衆君子同朝。搜羅建置。臣力已竭。而今已矣。從前苦心盡付一夢矣。故接以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無所謂人才。

騷

五

難得我一人不足惜。所惜者我去之後。衆君子亦從此去矣。如此熱腸。真堪痛哭。所謂始則爲小人所擯者。此也。既替于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二語尤悲。蓋小人原不喜芳草。故當其去也。卽以此攬茝絕。謂汝所志者芳草。芳草何裨世用。亦姑贈汝芳草。以成汝之志云爾。蓋厭棄之甚。聊以相誑。所謂擯而不已。則爲小人所笑者。此也。至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予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於衆芳。椒專佞以怙慢兮。椒又欲充夫

佩幃既干進以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世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闔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此一段尤令人撫膺長慟小人之不能不附君子以成小人也即小人之亦知之使必欲舉君子之黨而空之非小人之樂者也小人之策者知君子之不可盡去也於是籠以智術縻以虛文怵以威誘以功名久之甘為所用而不自知則君子皆化為小人矣人才有限用則在朝舍則在野不在朝而在野尚百想望于異日若并君子亦化為小人天下事尚忍言哉所謂笑而不已則遂為小人所用者此也故君子與其為小人所

騷

六

用寧為小人所擯與其為小人所喜寧為小人所笑

常怪屈子不畏死而畏老不傷無年而傷無名既視死如歸矣則殤子與彭祖皆死也又况於死後之虛名耶乃其言曰沛鬱子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又曰老冉冉其將至今懼脩名之不立又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夫未央交覆流連與日月不淹美人遲暮鵲鳩先鳴百莫不芳同一感既何耶蓋屈子一生好修其從彭咸也必有所以俱死者倘不即從彭咸亦必有挾以俱老者苟無所挾以俱老則老之可畏甚于死無所挾以俱死則無名之可傷甚于無年此屈

子所以三致意也

袁崧云屈姊有賢德原放逐後亦來歸慰令之自寬篇中所引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即其相慰之語也自蘇婁直以亡身至汝何乳獨而不予聽八句呢喃絮叨無限親愛醋省婦人姑息口氣無端插此一段作波瀾妙甚尤妙在不作答語便接以依前聖以節中云云蓋吾行吾意付之不辯也筆法高絕史記聶政姊一段波瀾從此脫出

曰子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予不忍為此態也曰懷朕情而不發兮予焉能忍而與此終

騷

七

古怨而忍忽又不忍即此忍與不忍具見至性過人反覆言之無厭妻惻不忍與小人共終古一語更為深摯此老眼中之真看小人不上即此便有死意蓋君子之與小人當其得志則放之流之不欲與同中國及其失意則死以避之不忍與共終古噫可謂嚴矣

駢王此以雍騷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

舒使先驅。今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先戒。分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今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今師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今班絲離其上下。吾令帝開關。今倚闔闔而望余。時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二十八句。忽作天上之遊。邪空設想。情恍變幻。迥出常情。蓋當心煩意亂時。人間不可居。故求之天上。然雷師告余未具。則雷師亦嫌余矣。帝開倚闔闔而望余。則帝開亦嫌余矣。黃昏爲期。申道改路。既不能結主。暖暖將罷。結蘭延佇。復不得見帝矣。人間天上。無非小人用事。亦安往而不得放逐哉。卽此一隊。

騷

八

已具宋玉招魂一篇大意矣。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緲焉。則天上又難托足。將尋白水閭風。逃于無人之鄉。然未免有情。誰能忽然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則又以求女喻求君。若人問天上白水閭風。俱不可往。不得不復求之吾君也。然求屈如則驕傲不可與爲偶矣。求有娥則佻巧不可與作媒矣。求二姚則又理弱媒拙。導言不固。秦蘭中既遠。遠皆王又不悟。求女求君無一可者。讀至此段。愈纏綿愈凄惻。不由人不哭。保美驕傲。信美無禮。二語極寫美人挾勢挾色之狀。美而無禮。雖美非貴。蓋屈子一生以禮自處。不得

不以禮望人也。豐隆作媒。奇絕。鳩媒尤奇。豐隆雷師也。雷性剛暴。不可爲媒。鳩媒口毒。適足自詭。鳩則佻巧。一鳴卽逝。亦非善媒。偶之驕傲者。去之媒之佻巧者。亦去之。所謂擇偶先擇媒。慎之至也。及舍鳩鳩而求媒于鳳凰。然鳳凰德盛。不知爲媒。曲折又受高辛之詔。而先我以喻求之。小人適以見責求之。君子又爲他人所賣。則不特佻巧不足。憑卽盛德亦不可恃矣。理弱媒拙四字。尤妙。大凡小人智力相雄。別爲一黨。耳目布置。無非使勢使乖之人。故凡理弱媒拙者。不問而知其爲君子也。行文低徊反覆。愈讀而味愈無窮。

騷

九

事。重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予占之。悉無聊之極。強作此迂闊。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以要之。疑靈氛而信巫咸。疑神而信鬼。疑卜而信祝。蓋心煩意亂。不知所從。故多端以自慰耳。靈氛既告予以吉占兮。歷吉日兮。吾將行。則又因巫咸之語。復信靈氛。遂爲屈子指點天上路矣。屈子初意天上亦有上官子蘭一班小人。其往復問舉目不堪。畢竟天上較優。此數語是屈子絕念。非真有天上可往也。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瑤瑤以爲糧。死而不

芳潔也。為子為龍。今至神服。以娛樂二十八句。寫天上遊。殊覺熱鬧。然亦是鋪張死趣。可謂甘死如飴矣。陟陞皇之赫戲。今忽臨脫。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今。蟻局顧而不行。將死不忘君父。魂魄猶戀戀楚國也。亂曰。以後三十三字。絃急柱促。不忍多讀。既曰忽臨脫。夫故鄉又曰何懷乎。故都憤懣之極。總是不忍忘楚國一意。激言之耳。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與前段願依彭咸之遺則相應。前但微示死端。此則直指汨羅之遊。蓋至此而好脩之事果終矣。右辭賦經評

天問

天問

十一

天問一篇。靈均碎金也。無首無尾。無倫無次。無斷無案。修而問此。條而問彼。條而問可。解條而問不可。蓋煩懣已極。觸目傷心。人間天上。無非疑端。既以自廣。實自傷也。其詞與意。雖不如諸篇之曲折變化。然自是宇宙間一種奇文。舊註云。靈均見楚有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楚人哀之。因共輯述。吾不知今之擬天問者。果何所感觸耶。豈無病而吟不哀而哭耶。然離騷與九歌九辯難擬。天問易擬。以天問中有古事可搜求。攤書滿案。即可成篇也。惟其易學。所以不及諸

篇。然則為文者。當為其不易擬者。擬古文者。亦擬其不易擬者。斯可矣。右天問篇評

九歌

九歌共十一首。或曰。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壇。國殤。禮魂。共祭一壇。此外一東皇太乙。一雲中君。一大司命。一少司命。一東君。一河伯。一山鬼。各一壇。每祭即有樂章。共九祭。故曰九歌。或曰。山鬼。國殤。禮魂。共為祭主。而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各一祭主。是為九歌。二說皆可。採但古者列國皆祭其山川之神。山鬼。原以並河伯。非山鬼

九歌

十一

也。河伯既有專祀。則山鬼不應降居國殤之列。似以前說為當耳。九歌中。兼有今古。如穆將愉兮。上皇靈之來兮。如雲漢人郊祀歌也。疏緩節兮。安歌。傳世兮。代舞。芳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安康。晉人拂翔白紵。辭也。攬冀州兮。有餘。獲。四海兮。焉窮。大風歌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瓠子篇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君思。義兮。不得。問子。夜讀曲。捉搦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東飛伯勞歌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思余

千○分○未○敢○言○定○情○篇○同○心○歌○也○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孤○兮○
反○淪○降○首○雖○離○兮○心○不○懲○魂○魄○毅○兮○爲○鬼○雄○唐○人○從○軍○行○也○
東○風○飄○兮○神○靈○雨○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狄○夜○鳴○大○白○
獨○道○難○夢○遊○天○姥○吟○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劉○安○招○隱○也○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折○芳○馨○兮○
遺○所○思○君○思○我○兮○然○疑○作○古○豔○歌○行○也○老○冉○冉○兮○旣○極○不○浸○
近○兮○愈○疏○愁○人○兮○奈○何○願○若○兮○今○無○虧○回○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爲○韓○退○之○翠○襟○也○然○其○中○又○各○有○所○近○有○近○國○風○者○
有○近○雅○頌○者○有○近○賦○者○有○近○宋○人○詩○餘○及○元○人○歌○曲○者○至○其○

駢後

上

沉○鬱○悲○壯○則○杜○少○陵○古○風○獨○得○其○全○讀○其○詞○者○如○取○光○於○日○
月○酌○水○於○滄○海○愈○用○愈○無○窮○真○奇○文○也○九○歌○總○評○
東○皇○大○乙○尊○神○也○九○歌○中○獨○此○章○詞○意○莊○重○蓋○尊○神○之○前○不○敢○
以○蔡○語○進○也○穆○將○倫○兮○上○皇○深○靜○可○想○於○玄○元○無○朕○中○有○肇○
笑○不○假○之○意○偃○蹇○二○字○描○寫○尊○神○欲○降○不○降○之○狀○如○將○見○之○
芳○菲○非○兮○滿○堂○則○滿○眼○鬼○神○不○獨○有○形○可○見○且○有○氣○可○接○
矣○右○東○皇○大○乙○
各○章○俱○有○缺○望○情○悵○惟○恐○神○不○來○之○意○獨○雲○中○君○不○恨○其○不○來○
而○恨○其○易○去○蒸○雲○之○去○來○甚○疾○不○若○諸○神○之○難○降○但○降○而○不○

雷○耳○朝○翔○周○章○四○字○画○出○雲○之○情○狀○雲○皇○皇○兮○旣○降○焱○遠○舉○
兮○雲○中○出○沒○無○端○俊○甚○快○甚○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有○俯○視○天○下○滄○海○一○粟○之○意○高○人○快○士○相○見○時○不○令○人○親○去○
後○嘗○令○人○思○勞○心○懣○懣○亦○雲○神○去○後○之○思○也○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夷○猶○二○字○摹○想○湘○君○欲○降○不○降○之○狀○又○自○娥○媚○
較○東○皇○偃○蹇○不○同○蹇○誰○雷○兮○中○州○猜○疑○惆○恍○全○在○誰○雷○二○字○
及○久○望○不○來○即○眾○女○亦○代○爲○歎○息○至○於○流○涕○潺○湲○思○君○悱○惻○
豈○鄧○外○積○雪○寒○不○得○行○雖○蘭○杜○桂○擢○皆○無○所○用○乎○天○下○安○有○
采○薜○荔○者○不○于○木○而○于○水○攀○芙○蓉○者○不○于○水○而○于○木○之○事○哉○

駢後

上

缺○望○既○久○遂○生○癡○想○然○亦○付○之○癡○想○而○已○心○不○同○兮○媒○勞○思○
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子○以○不○聞○蓋○神○即○
不○來○終○不○敢○一○語○怨○神○但○自○怨○其○積○誠○未○至○譬○如○求○女○求○君○
者○心○本○不○同○恩○本○不○甚○交○本○不○忠○期○本○不○信○耳○即○此○數○語○忠○
厚○已○極○然○皆○騷○中○正○意○却○借○正○意○作○喻○語○主○客○互○換○可○謂○奇○
絕○至○于○神○終○不○來○不○得○已○而○捐○玦○江○中○遺○珮○澧○浦○蓋○自○傷○微○
賤○不○能○躬○致○于○神○但○投○之○江○澧○若○捐○棄○而○遺○亡○者○以○庶○幾○湘○
君○之○一○顧○而○又○採○杜○若○以○獻○其○下○女○使○達○吾○殷○勤○而○已○然○豈○
敢○委○而○遺○去○哉○時○不○可○再○得○聊○逍○遙○容○與○靜○以○俟○之○猶○庶○幾○

神之一降孤忠眷戀死而後已讀至此而不痛哭者其人可知矣湘君與湘夫人二篇尤多委折者女神難降然事女神者不敢以其難降而懈吾誠敬猶之庸主雖難悟然事庸主者不敢以其難悟而忘吾忠愛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二語若出俗筆必在迎神之後卽是祝史祈請語矣此在迎神之前則頌語非祝也九歌中皆有頌無祝事神者但求神之來享而已非以邀福猶事君者但冀君之感悟而已非以邀寵也占地高甚右湘君

騷

十四

從神降說起憑空想像無限送痴妙極目渺渺而愁予渺字纖妙甚凝眸之極有似於渺也洞庭波兮木葉下七字可敵宋玉悲秋一篇謝莊月賦云洞庭始波木葉微落化用此語遂爲全賦生色思公于今未敢言註不出想不得與古詩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皆相思譜中佳話用以降神奇極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燕壁兮紫壇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葍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續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續兮

騷

十五

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此段更奇佳人指湘夫人也不言召湘夫人反欲湘夫人召余不言湘夫人騰駕而來反欲駕而與湘夫人偕近憑空設想荒唐無理幻絕妙絕蓋迎神不降以此語邀神猶云汝若不至吾將從汝逝矣築室湘水與汝爲隣汝將安往乎至此而靈之來也或如雲矣此語代巫者痴想妙絕捐玦江中遺襟澧浦卽前篇遺珮捐玦之意然較親暱矣寧杜若以遺遠者亦遺下女之意蓋既不敢自致于湘君湘夫人并不敢遺其侍女之貴者近者但以遺其下者遠者而已恭之至也時不可驟得較不可再得尤爲遲迴顧望忠愛之情愈溢于言外矣右湘夫人

大司命亦尊神故一切娛神邀神之語俱不敢進惟從神降後鋪張其威權氣馭壽夭在握而已然終無所祈請可謂達矣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讀此二語令人大夢忽醒陰陽不測如此邀福者胡爲哉老冉冉兮既極不侵近兮愈疏又因神去後而思之慕之忠愛深摯本是騷中正意借以作喻妙甚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今有當孰離合兮可爲謂司命去矣愁思無益惟有自守無虧以順受其正而已且人命各有所當神既司之矣則或離或合終當聽之

自然豈人力可爲哉。此卽孟氏所云吾之不過魯侯天也。通篇似歸功司命而不怨不尤不諂不瀆之意自在言外。勁骨定識令人拜服。右大司命

少司命位稍降於大司命。故其詞亦稍耽芳。非非兮襲余較芳。非非兮滿堂。更爲親暱。夫人自有美于蕙。何爲兮愁苦。舊註云蕙汝也。謂巫者自汝也。此解甚妙。蓋巫者要結鬼神。自微自詰。故作疑詞。謂彼神意中自有所謂美者而愛之。汝何以愁苦而望神之親。汝乎情妬之語入樂章中。奇絕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今目成情中痴景。寫來趣甚。既與目成矣。又不

騷

十六

言不辭乘風載旗。舍而他去。悲孰甚焉。回思昔日新相知之樂。可復得哉。怨望之極。卽騷經中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之意。蓋屈于失意之人。遇事感觸。往往借他題目寫已不平。故不覺言之沉痛如此。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二語遂種千古情根。啜其餘唾。至今猶香。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湘君章。蹇誰畱兮中洲。皆情中猜疑語。妙不可言。至與女遊九河。與女沐咸池。長與神偕逝矣。雖欲舍我而去。得乎望美人兮未來。蓋神去之後。復冀其親已也。臨風悵兮浩歌。真有咫尺難離之意。登九天兮撫彗星。怨長劍兮擁

幼艾。則又從其威光。氣穢處。頌之。蘇獨宜兮爲民正。從情艷語。後忽作莊語。筆意不測如此。右少司命

日神君象。故東君一首詞。氣嚴重。與諸篇不同。惟靈之采兮。蔽日一句。微寓感諷。日神蔽日。語意奇甚。藉叢煬竈未足以喻也。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及淪降。則一人當陽。威光遠耀。援北斗酌桂漿。可以酣醉太平矣。頌而不諂。尤見身分。右東君

作河伯水神之歌。其文蕩漾。亦猶作雲中君雲神之歌。其辭輕矯也。靈何爲兮水中。六字又可爲弔汨羅詩文粉本。右河伯

騷

十七

山鬼篇另抽新意。不作佞鬼語。却作鬼佞人之詞。更奇。若有人兮山之阿。無端說鬼。倘恍幻妙。被薜荔兮帶女蘿。鬼中安得有此高士。既含聯兮又宜笑。鬼中安得有此美人。子慕予兮善窈窕。鬼趣也。折芳馨兮遺所思。鬼韵也。乘赤豹兮從文狸。鬼馬也。辛夷車兮結桂旗。鬼輿從也。憑空點綴。字字奇絕。余處幽篁兮不得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忽爾感慨。在鬼中尚嗟天路之險。則人世又可知矣。表獨立兮山之巔。雲容容兮在下。意氣孤傲。有俯視一世之意。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二句陰森怕人。雷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就華

于又無端設想。謂鬼欲畱人。恐歲晏無與歡笑。幻極奇極。前
湘夫人篇。乃人望神之來。欲築室水中。與神同居。此則鬼望
人之來。而欲畱之。同居二意。皆荒唐無禮。妙甚。怨公子兮悵
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既怨其不來。而又怨其不聞。蓋忠厚
之至。不忍疑人以薄也。此語出山鬼口中。特奇。山中人兮芳
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竟是高士行徑。妙絕。君思我兮然疑
作七字意。凡三折。謂君豈不思我乎。但忽而然也。忽又疑矣。
然謂信也。屈子一生失意。全被此七字所苦。故言之有味。雷
填填兮三句。滿目幽苦。陰氣迫人。思公子兮徒離憂。則姑付

騷

大

之無可奈何而已。右山鬼

國殤篇中。獨寫其生平雄毅之概。以動之首。雖離兮心不懲。即
騷經中雖體解吾猶未變之意。亦自況也。右國殤
湘夫人篇。妙於繁。禮魂篇。妙於簡。二十七字。包括無窮。首三句
情文悉備。傳芭兮代舞。無限節目。他人數十字。不能了者。五
字了之。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即廟食勿替之意。耳。寫
得風華掩映。才人多情。惟九歌方不愧此語耳。右禮魂
讀九歌者。涵咏既久。意味自深。一經註破。便似說夢。余所評者。
又夢中解夢也。然為初學者說。不得不爾。想屈子有知。亦當

發一笑也。右九歌後評

九章

九章文字。明白疏暢。不如九歌之蒼鬱。故昭明抑之。獨選涉江
一首。但文以達情為至。九歌于放逐之暇。點綴樂章。以寄
愛故其辭工妙。獨絕。若九章多絕命詞。滿腹煩冤。含淚疾書。
情至之語。不知所云。豈區區從辭句論工拙乎。韓子作文。墨
墨乎難之。獨祭十二郎文。明白疏暢。一往情深。吾不敢以祭
十二郎文。拙于淮西碑。及原道原毀諸篇。而況屈子乎。且讀
書人眼光。各有所攝。即如從來讀楚辭者。皆推九歌在九章
之上。而嚴羽卿獨謂九歌不如九章。九章之中。昭明取涉江。
大史公取懷沙。羽卿解哀郢。亦各從其同也。九章總評
惜誦二字。甚奇。中有不平。必誦言之。既以愛惜而不肯誦。言恐
遂致感。故發憤以舒情。則發憤焉可矣。乃煩冤號呼。僅指蒼
天為証。又歷指諸神。以共証。可遂為發憤耶。只此數行血淚。
遂流矣。竭忠誠以事君。反離羣而噴肚。蓋滿朝皆小人。遂
視忠臣為懸附之餘物也。噴肚二字。奇矣。眾仇眾讐。尤奇。怨
耦曰仇。仇而至于不共戴天。不友兵不同國。曰讐。忠臣為小
人之怨耦。為小人所不共戴天。不友兵不同國之人。嗚呼。危

九章

元

哉故曰差不可保也。忽忘身之賤貧，忽字妙。平日貧賤自安，至此遂不復揣分矣。迷不知寵之門，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忠何辜而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二語似悔似怨，纏綿有味。衆咭更妙，以忠爲仇，譬者不令之顛越不止。蓋至此始得志而笑矣。最難堪在此一笑，較仇讐更爲可恨。退靜嘿而莫余知，分進號呼而又莫余聞，二語沉寃已極。此情誦之所以作也。昔余夢祭天兮，四句無端說夢，無端占夢，惘恍變幻，筆神不測。君可思而不可恃，七字一字一血。古今至言也。懲熱美而吹竇兮，何不變此態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翼之態。

駢笈

二十

也。四句四折，愈折愈妙。以忠見罪者，終身不敢爲忠，猶啜熱羹者見冷蜜且吹之，狀喻解頤。釋階登天以喻捷徑，尤有趣。既變而欲釋階矣，而猶有翼之態，則嘲強猶昔也。語憤而誰遂？今讀者忽破笑爲涕，又忽破涕爲笑，九折臂以成醫，今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屈子至此又欲學佞矣，無聊中每作諧語，趣甚苦甚。張辟以娛君，則娛君者皆機辟也。此語令人惕然。欲儻回以干祭，今八句設四路而終不可自處，則惟有死而已矣。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與首二語呼應。可憐末二語欲舉生平所受之名節以自處，且再思而還。

非欲死而何通篇或反言之或復言之纏綿到底不能竟讀
右惜誦

涉江篇首句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已具騷經前數行大意矣。世莫予知高就顧非勁骨人無此傲氣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爭光屈子何嘗死惟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二人獨死耳。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予將濟乎江湘屈子生平以忠厚自處不應稱楚國爲南夷。李密陳情表有少事僞朝語遂爲千古所譏。況可以宗臣指斥宗國耶。怨望醜詆小丈夫悻悻者所不爲而謂屈子爲之乎。蓋屈子自郢涉

駢笈

二十一

江及於湘沅三楚以湘江爲南楚以其夷蠻雜居故曰南夷下文所謂宿辰陽入淑浦深林杳冥猿狖同居山高蔽日幽晦多雨霰雪無垠雲氣霏霏皆極言南夷非人境可居朝廷既逐我矣豈南夷有知我者不我知而且猶濟此哀孰甚焉然第哀其不知我耳豈傷其僻遠乎故又曰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賈大傳傷長沙卑濕三閭大夫不傷南夷僻遠亦各有其意也每嘆註騷者不涇泳文意乃誣忠良爲誹謗嗟乎冤哉吾不可不辨也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身不變心不從俗是屈子一生得力處故反覆言

之結云余將董道而不豫。今固將重昏以終身。則守此董正之道。於僻遠南夷之地。雖終身不見日月。亦無所恨。又何變心從俗可言哉。右涉江

哀郢作於涉江之後。蓋既涉江。猶不忍忘郢。忠厚極矣。哀見君而不再得。七字酸鼻。見且不得。况召乎。願龍門而不見。一語尤為傷心。龍門且不得見。無論見君矣。哀故都之日遠。亦此意。故都尚且日遠。吾君能不日遠。而日踈乎。登大墳以遠望。今聊以舒吾憂心。遠望尚可舒。憂則大墳亦屈子之望夫山也。舒憂二字。即遠望可以當歸意。然較悲矣。曾不知憂之

騷

三三

為丘兮。孰而東門之可蕪。忽作危語。痛極。蓋屈子知郢將亡。預作麥秀之憂。憂及夏屋。又憂及東門。其憂深矣。扶吾目懸東門。忠而憤。孰而東門之可蕪。忠而婉。語雖同。而意則別矣。憂與憂其相接。而憂字叠用。妙甚。曹孟德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終不如相接二字之苦。慍慍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語最奇。而註皆未暢。此言朝廷愛憎失當耳。慍慍憂鬱貌。慍慍中之脩美。宜好也。而憎之。夫人之慷慨。宜憎也。而好之。蓋小人有小人之意氣。較若于更熱。似乎慷慨。可好。然所好者夫人之慷慨耳。豈吾所謂慷慨哉。曼余目三字。痴心在日鳥

騷

三三

疑故鄉飲死首丘。日夜不忘。猶冀一返之何時。讀至此。節愈促。情愈哀矣。蓋懷王十六年。以上官大夫之讒。而放屈子。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懷王信張儀之計。屈子諫之。不從。懷王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以令尹子蘭之讒。而放之。屈子此時猶冀其項。我悔悟如懷王十八年故事耳。觀上文。至十九年。而不復則哀郢之作。於頃襄王時無疑。右哀郢。中屢言離婞直。又與申生孝子並稱。則離婞非商人。特以婞直喪其功耳。擣杙之稱。不已甚乎。婞直不慈。想當時原有此謗。故莊子亦引。堯不慈。舜不孝之語。嗟夫。老平棄妹不仁。婞直

棄子不慈。時俗之訾議聖賢。終無已哉。哀郢又評。拙思摘篇中少歌首句二字。命題甚回。極浮浮等語。當闕而勿解。凡古詩文。不可解處。俱不必解。陶元亮不求甚解。真不恭。學究氣。讀騷者。當具此法。蓋騷非學究可讀也。數惟孫之多怒。形容庸主心情。無極。極像一顰可愛。怒豈可多乎。蓋為余而造。造字尤妙。莊子有造適語。尚書亦曰。毋敢作好。毋敢作惡。古人下字。千年猶新。心震悼而不敢悲。不敢悲。深於悲矣。周切人之不如。今變果以我為悲。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其為切人有幾人也。切人自然不媚。然孤忠遂為人所患。耶